



淦河，一座桥梁的博物馆

淦河，是咸宁的母亲河，曲曲弯弯，闪闪亮亮，像一条银色的飘带，从大幕山南麓出发，穿过幽深的历史，越谷走涧，傍山跨野，一路欢歌，注入浩浩荡荡的斧头湖，流进波涛汹涌的长江。

淦河河床上，横跨着50多座桥梁，其中古石拱桥20余座，在古石拱桥中，石拱廊桥有9座。在这些桥梁中，有明代建的北山寺桥、刘家桥、白沙桥；有清代建的万寿桥、玉丰桥、龙潭桥；有民国建的水口桥、朱家桥、铁路虹桥；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石城桥、温泉一号桥；有70年代建的新河桥、金桂桥、银桂桥；有80年代建的双鹤桥、西河二桥；有90年代建的丹桂桥、龙潭大桥；有跨入新世纪建的高速铁路桥和高速公路桥……从建桥形式上分，这里有石拱桥、石梁桥、矩形梁板面桥、工型梁微弯板桥、钢架拱桥、扁壳拱桥、双曲拱桥、预应力混凝土简支T梁桥。

在古石拱桥中，要数淦河上游桂花镇境内的北山寺桥、万寿桥和兴桥最为典型。北山寺桥，淦水河上游的第一座桥，桥长30米，宽5米，木质结构，有9个档，

桥面上两侧各有2.5米高3厘米厚的木板封闭桥面，中间是2米宽的人行道，人行道两侧各设置一排坐位。桥顶盖有黑色布瓦。无论晴天雨天，人们都可在桥上休息。万寿桥位于桂花镇石鼓山自然村，是一座三孔石拱凉亭桥。总长34.4米，三孔跨径总长32.4米，桥面宽4.8米，高6米。东西桥头分别建有砖拱门墙，两道门墙之间的桥面上，等距离建有9道门墙，门上横架木梁，在梁上砌砖，形成人字墙垛。上架圆木檩椽、木板角条，覆以青瓦。侧边有两道护栏，护栏内横置着青石条凳，左右对称，以供行人憩息。

兴桥位于桂花镇白沙村刘沙畈自然村，清乾隆年间修。青石构筑，长14米，高8米，宽3.5米。跨度1.0米，设计精巧，结构坚实，高高耸立在河面上，巍峨壮丽。

淦河上游刘家桥自然村，两百米河床上，就有一座明代的单孔石拱廊桥，两座单孔石拱桥，两座跳石桥，一座曲尺木栏杆，一座踏水桥，一座双曲拱公路桥。

淦河清悠悠地流淌着，像一条银色的飘带，从市区飘过，绕住了青山湿地，绕住了大厦楼阁。十六座桥梁

依次横河卧波，蔚为壮观。桥在河上，人在桥中，营造出了“山青、水秀、桥娇、景美”的生态环境。

淦河上的古桥绝大部分是靠民众自发捐资、集资、募捐兴建起来的。如玉丰桥是一个叫师玉丰的老人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修建的；水口桥是窑主何柏川提供大部分资金主持改建；刘家桥是刘姓祖太奶把一根金簪捐出来下的桥基；西河桥是知县张时举带头捐资，众人出资，僧人募化修建的；北山寺桥年久失修，摇摇欲坠，1957年北山寺尼姑“一太”拿出香火钱将其彻底翻新；白沙桥面临坍塌的危险，2001年退休老人雷锡富、刘纯燮等牵头，民间捐资，让此桥得以重修……

淦河上的桥，或大、或小，或曲、或伸，或古、或今，千姿百态，把淦河两岸装点的格外壮丽夺目。这些桥凝聚着咸宁人的智慧和汗水，展示出咸宁人的奉献精神，它们经历过无数次战火的洗礼，经受了无数次山洪的冲刷，都留下了一段或几段动人的故事。淦河，像一座桥梁的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和一条河的记忆和历史，真实地记录着咸宁的前天、昨天和今天。

■刘明恒 作者单位:咸安区政协

英才满堂的汪府

■汪一平 作者单位:崇阳县一中

最近，蜗居在家喜欢上阅读与本地有关的历史书籍。我读过《汪氏大成宗谱》、《崇阳县志》、《明史》等书后惊喜发现，明代鄂南地区人文鼎盛，出了许多举人进士。令人称奇的是，崇阳大路庄汪藻的几孙两代人，竟出了四个进士三个举人，英才满堂。

汪藻(1458年—1533年)，贡士，赐资政大夫。他的长子汪文明和次子汪文盛都是进士，季子汪文正中举人。

汪文明有四个儿子:长子汪宗元、次子汪宗凯、季子汪宗伊都考中进士，四子汪宗召在嘉靖丁酉年考中举人，候任知州；汪藻这七个儿孙学问事业、道德文章很有成就。特别是汪文盛、汪宗伊父(养父子)俩位高功大，名声显赫，朝野仰止。清朝史学家将这两人的生平事迹和部分文章编入了《明史》。

汪文盛(1488年—1544年)，明正德庚午年考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弱冠登科。他为官有许多建树，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是他以极小的代价，在短时间内平息了安南境内的一起严重的武装叛乱。

嘉靖十五年，明朝属国安南重臣莫登庸伙同其子莫方瀛拥兵叛乱，废王篡位，骚扰百姓，拒绝向明朝称臣纳贡。朝廷震怒，决定出兵进剿。当时汪文盛文韬武略，才华出众。于是朝廷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金御史，巡抚云南安南，全面负责进剿兵事。他上任后根据安南具体情况，定下了“剿不如抚”的平叛方针，彻底平息叛乱，给明朝西南边疆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

汪文盛因政事劳累过度，健康每况愈下，以至顽疾缠身，不得不辞职回到家乡崇阳疗养。他在家乡病逝后，嘉靖皇帝钦赐厚葬，并赐祭文褒奖其功德，称赞他“抚治南夷，威闻华夏。”

汪文盛的养子汪宗伊，幼时天资聪颖，文盛十分喜欢这个侄子，将他过继自己膝下为子，以便培养成才。嘉靖甲午年宗伊应试考中解元，戊戌年考中进士，年二十八岁。他一生担任的官职较多，为官关注民生计民生，体恤民众疾苦，能尽力减轻民众的负担，让民众休养生息。

汪文盛任浮梁知县时，洪水暴发。他亲率民众抗灾救灾。天灾过后又出现饥荒，百姓难以为生。有的饥民铤而走险，被迫为盗。一天衙役将捉到的一百多盗民押到县衙，请示如何处罚。按明律盗者处死。汪宗伊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说:“为盗是要处死的呀，我管辖的百姓为免饥俄冒死为盗，可悲啊!”于是破例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他组织百姓发展生产，后来百姓生活渐有好转，盗民也变成了良民。

他任应天府(今南京)尹时，减少了辖区各县百姓的赋役，撤除各衙门不合理的开支，严格各项管理制度，打击贪官污吏，每年节省钱财数以万计。他的刷弊除奸的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有的百姓把他的画相挂在家里，顶礼膜拜。

他到户部任职前，户部的粮食仓场及漕运管理十分混乱，大量粮食腐烂，加之污吏似硕鼠般的盗掠，财粮损失无数。他上任后革除了户部多年的积弊，制订了严格的财粮管理制度，惩治了污吏。改善了漕运兵卒的经济待遇，提高了他们运粮的积极性，保障了漕运的畅通。从而户部仓场粮食丰盈，粮食供应充足。

汪宗伊为官最大的特点是廉洁。他虽然位高权重，手中几乎掌握着朝廷的全部钱财。他却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生活极其简朴，几近寒士。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只有廉洁才是我终身的默守啊!”

汪藻的几孙七人能功成名就，史册留芳，其原因一是他们勤奋学习，广读经史名著，才学渊博；二是他们为官勤政爱民，公正廉洁，朝廷认可，百姓拥护；他们成功的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和研究。

临考的夜

窗外，暴雨如注。

起床，轻轻推开你的睡房。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我看见淡绿色毛毯裹着你瘦弱的身子、均匀的呼吸和熟睡的脸。

时针指向凌晨三点二十。再过五个小时，你就要进考场，开始填人生的第一份具有里程碑性的答卷。平日里，你不温不火，好像从不着急学习的事。下自习回家也不带书，让我怀疑你早出晚归是不是在上学。宝贝，你长大了，比我高出了半头。但在我面前还是有点小心翼翼。我不敢给你太多压力。我知道，学习是一个人自发自愿的事，要顺其自然，任何强迫都是枉然。你一定注意到我的担忧，此后进出手里便有了书本。每夜夜深见你房间依然亮着的灯，我又心疼又惊喜。送零食或水果时，看你靠着床头专心看书，便轻悄进出，内心如三伏天畅饮冰过的啤酒，通体舒畅！儿子，假如三年能这样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有所收获。只要努力过，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会不留遗憾。

那天，打扫你的房间，才知道你每天带回的那本英语书，始终停留在我做了记号的那一页。你所做的一

乡村仲夏夜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夕阳的余晖照耀着巍巍的青山，迷茫的竹海，大湾岭古驿道上响起了清脆的牛铃，村里的养牛大户正赶着牛群下山了，一群淘气的孩子总是喜欢在村后的一块池塘里畅游，似乎要把一天的暑气都洗净。天渐渐地暗了下来，那一片残留在西边的晚霞也渐渐不再明朗。

夜幕终于降临了，墨蓝色的天宇出现了无数颗像钻石一样璀璨的星星，在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呼唤我去禾场上捉迷藏。我们村里十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古树不远的禾场，禾场是一块非常平整的土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把稻田里收割的稻草晒干后，运到禾场上堆成一个的大草垛，我们趴在上面，一股股清新怡人的稻草香味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草垛上不时有一些大蚱蜢，在人的身上猛然弹跳而起，有时候吓人一跳。我们一起开始捉迷藏，有的人躲到草垛里，刨出个窝儿，躲到里面敛声屏气；有的人躲到柴禾堆里，用柴禾把自己遮蔽得严严实实的，绝对不会弄出一点儿声响；有的藏到大树底下，玩起了声东击西。每次都有藏得非常

■陈泉辛 作者地址:赤壁老虎岩村

隐蔽的，让大家满村找都找不着，一些不甘心的小伙伴们便挨家挨户地搜查，搞得鸡飞狗跳。

一会儿我们都玩累了，就开始捉漫天飞舞的萤火虫，把它放在手心上仔细地端详。这个时候，清风拂脸，树叶“哗哗”地响个不停，一轮明月把银辉撒在大地山川之上，让这个山村的夏夜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们一起坐在草垛上，仰望星空，感受着星月交辉的夜晚。

夜很深了，母亲就到村口呼唤着自己孩子的乳名，小伙伴们渐渐地散了。夏夜睡觉是完全可以露天的，一些胆大的孩子就在草堆上沐浴着习习凉风，酣然入睡。一些胆子小的回家铺一张竹床加一块凉席就在天井边睡觉，听着大人们用方言俚语谈着庄稼和收成，有风的夜晚，蚊子们远遁得无影无踪，仰头望天井的上空，星星变得越来越朦胧，这样温柔的夏夜，到处都是新奇的景象。在孩子的眼中，这些场景一个个浪漫的童话……

乡村的夏夜，总是伴随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在记忆里是如此的凉爽、温柔，是如此的芬芳和撩人。

“热闹”的潜江之行

省作协高研班的同学相约，一起去潜江采风。

潜江这地名，与幽静清秀的潜山仅有一字之差。我仔细品味，觉得也无有差别。潜江的“江”，与潜山的“山”，合起来成为“江山”，这个倒是有点意思。我从潜山往潜江去，是想看看潜江到底有没有江？是怎样一条潜入潜出的江？哪知道这趟说走就走的微旅行，竟赶上了一趟我原先没想到的“虾里戏里”的热闹。

正值5月末，初夏的光景宜人，眼眸落处，万物生长，卯足了疯劲。在潜江，江边柳不肥不瘦，田里稻禾正开心欢唱。因为它们不再寂寞地聆听风言风语了，有游来游去的龙虾作伴——在水田、稻禾的脚脖边，它们乐陶陶慢悠悠穿梭嬉戏，好一幅“仙虾戏水”图。

其实在潜江人眼里，司空见惯，但我们而言，却是稀奇。朋友说这叫“虾稻共作”，这种养虾方法已延用十多年。这种生态模式使数万亩低洼田地被开发利用。我不得不感佩潜江人这种独创精神，让大片土地没有在闲置中凄凉。小龙虾不负众望，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才有了龙虾商品经济，有了甲壳素生产线，才有

了出口贸易，才带动了美食文化，带动了旅游经济热……真可谓，不起眼的一根小龙虾杆，撬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繁荣。

我们在潜江最早研发烹饪中国名菜——“潜江油焖大虾”的“老字号”虾城里，边吃边聊边听。听完有关老字号的介绍后，我才晓得，这“老字号”油焖大虾出品不易。是严格选用了潜江本地优质清水龙虾作为原料，龙虾尾肥体壮、爪粗壳薄、色泽明亮。制作油焖大虾时，又用20余种中草药的秘制配方加调料，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余味悠长，还富含蛋白质，脂肪又低，真是天然的绿色美食。二胡的乐音悠扬婉转，我们的心情被渲染到极致的逍遥。我边吃，边瞄那吃虾的“街坊邻居”们:个个是汗水淋漓，都像鼠崽一样在比拼，吃完了老大:油焖大虾，又吃老二:蒜蓉虾，最后吃老三:清蒸虾……一个个突然间长成铜牙铁齿，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克一个个山头，然后在鲜艳的“江山”胜利会师。在我们要开始吃虾的时候，当地朋友拿起一只虾，说:牵着你的红小手，搂着你的小蛮腰，掀开你的红盖头，



■樊 芳 作者单位:市国税局

轻轻地吻一口。解开红肚兜，脱下红裤头，让你一次爽个够……大家不由哈哈大笑。他说，这是教我们怎么吃虾！无需遮掩什么，人人把此前的拘谨放下，再没架子没身份，活脱脱的大俗人，会心一笑，享受美食龙虾，满足了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原初欲望。

吃了龙虾，我们还要去品“戏”。潜江是中国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故里，曹禺纪念馆就建造在十里荷香的马昌湖。我们徜徉其中，饱吸精神营养，心胸便有一种使命和情怀不断滋长。当年，曹禺的的戏剧——《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惊世骇俗之作。他把戏剧创造视为一种责任担当，用犀利之笔担当了唤醒和启迪国民灵魂的责任，他的书写成为极有人文价值的爱国行动。纪念馆内，我们默念曹禺写的名篇《我是潜江人》，它被镌刻于大厅中，潜江人引以为傲。

好一趟“虾里戏里”的热闹！果然，我扎扎实实补了一回钙——生物钙、精神钙兼而有之。一回到温泉，我立马爬潜山去运动消耗。我感觉不仅长了精神头，且腰杆子又有了三分挺拔。